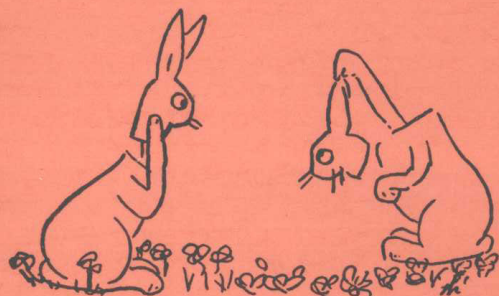


James Thurber



The 13 Clocks

13只钟

[美] 詹姆斯·瑟伯 著

张涿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13只钟

[美] 詹姆斯·瑟伯 著

张涑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3只钟/ (美)瑟伯 (Thurber, J.) 著; 张涑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8
(詹姆斯·瑟伯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 The 13 Clocks
ISBN 978-7-5624-6680-2

I. ①13… II. ①瑟… ②张… III. ①童话—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0638号



13只钟 shisanzhi zhong

[美]詹姆斯·瑟伯 著

张涑 译

特约策划 孔新人

责任编辑 陈冬梅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1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680-2 定价: 2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詹姆斯·瑟伯：画文双修纽约客 1

13 只钟 11

I 13

II 19

III 29

IV 38

V 44

VI..... 53

VII 61

VIII 74

尾声 81

白鹿 83

魔法森林 85

迷失的公主 106

塔格王子的危险任务 133

伽罗王子的危险任务 147

乔恩王子的危险任务 159

邪恶魔法 173

尾声 198

公主与铁盒 201

小镇里的萨拉琳达 207

詹姆斯·瑟伯：画文双修纽约客

约翰·列侬的“瑟伯化”

有些事情如有雷同，并非纯属巧合，比如詹姆斯·瑟伯的生日（1894年12月8日）与约翰·列侬的忌日（1980年12月8日）被人们同时纪念。

瑟伯的漫画天才被他在《纽约客》的同事怀特（E.B. White）^[1]发现后，他从此开始为该杂志创作漫画。有趣的是，他随意的三画两笔，与精雕细琢的文字形成鲜明对比。瑟伯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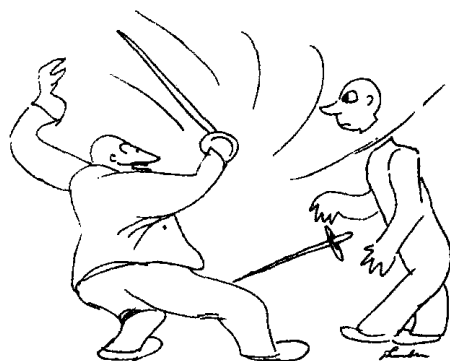
[1] 童话《夏洛的网》的作者。



书柜上的女士

“我随便画什么，都没超过三分钟。”有一次怀特看见他正使用交叉影线的方法作画，马上喊停，说：“如果你画得更好，就会变得平庸。”未料这种信手画风日后远飘英伦，影响了甲壳虫乐队的灵魂、现代摇滚和民权的先锋人物——也喜欢信手涂鸦的约翰·列侬。

传记作家菲利普·诺曼（Philip Norman）说，列侬的画风曾深受两个漫画家影响，一个是英国人罗纳德·塞尔（Ronald Searle），他同时也是英国版《13只钟》的插画作者，以线条潦草而复杂精细著称。一个就是瑟伯，列侬很喜欢他那极简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漫画线条。列侬在接受美国脱口秀主持人狄



劈中！

克·卡维（Dick Cavett）采访时说，他十五岁起就开始有意识地将涂鸦手法“瑟伯化”。

瑟伯曾在画作谈《书柜上的女士》中，将创作缘起粗分四类：

第一类是偶然成品。在同名漫画中，瑟伯本想画一个站在楼梯高处平台上的女人，但因不谙透视法和水平面画法，便将计就计画成书柜。

生疏于正规作画技巧，往往使瑟伯灵光一闪，以上例子可见一斑；平心而论，有时也未免让他露拙。比如，在《白鹿》

第十五幅插图^[1]中，瑟伯可能不擅以通常的四十五度斜角来表现日晷，使得成品颇像一座纪念碑。而瑟伯从来是自信的，他在画作谈中说笑——一位被《纽约客》退稿的漫画者冲进主编哈罗德·罗斯的办公室，质问他：“你为何拒绝我的画，却发表五流画家瑟伯的作品？”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想说三流吧。”被罗斯用坚定的眼神逼退。

瑟伯还有一类贡献想法——“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画作。比如，《劈中！》原画另有其人，但编辑不欣赏血淋淋的现实性场面，就邀瑟伯献策。后者提议让画中人被劈中脖子后，脑袋悬空跳起，表情轻松自在，仿佛可假想一段超现实主义情景：当对手饱含歉意地将头颅交还后，击剑手连连回答没事。瑟伯对这个构思很是得意，所以这幅1932年的画作不仅出现在十三年后发表的画作谈中，连同样于1945年出版的《白鹿》第二幅插图^[2]的意念都与之如出一辙。

第三类是事先构思主题的创作。其中，创作于1939年的《最后一朵花》属于“用文字题图”的作品，构图比较精致；而本书插图属于“为文字配图”，笔法相对随意简单。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到绘制《白鹿》时，瑟伯的视力已经很差，仅能勉强视物，那些颤抖而超现实的线条也就越发符合菲利普·诺曼的戏言——是

[1] 见第110页。

[2] 见第87页。

受视力影响使然。到 1950 年写作《13 只钟》时，他已无法作画，只好把画笔交给了好友马特·西蒙（Mart Simont）。^[1]

当然，类别之间也有渗透，上述《白鹿》第二幅插图同时也可视为第四类，即潜意识的创作。证明魔法森林之奇特的现象可以有很多；当它与前后情节发展并无有机关联时，究竟是小鸟会说话，还是老虎用尾巴稍弹跳，都无关紧要。之所以使用兔子换头的构思，如上所述，很可能是受到同年发表的画作谈有意无意的影响。

同样，《白鹿》第四幅插图^[2]几乎可以视作第二幅插图的变体。若非从潜意识运作角度，即瑟伯所谓“当意识在想 A，笔下画出 B”的解释去考虑，就很难理解此图是怎么冒出来的，因为上下文几乎没有一句跟图意相关的文字。在这类图与文的偶尔分离处，读者能借以窥视瑟伯在运思时潜意识中的多重活动，阅读过程因而也变得更富层次。

无稽文学·哲理童话

列侬不仅喜欢瑟伯的画，还喜欢他为《纽约客》所写的文

[1] 因版权原因，本书《13 只钟》一篇插图为编者从瑟伯的其他作品中选出，而非原书配图。

[2] 见第 89 页。

章。《时代》杂志在评论列依于1964年出版的《他自己的书写》(In his Own Write)时,就认为这个集子的创作手法,是杂收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1]、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2]和詹姆斯·瑟伯三家特色。而上述几位——若用一个文学术语来归类,都属于“无稽文学”的活跃人物。

根据英美文学体裁划分,无稽文学(Literary Nonsense)属于荒诞派虚构类文学(Absurdist Fiction)之一种。其文本风格表现为意义与无意义的制衡,真实与荒谬的平行,正说与胡诌的并置。比如,在词语层面上,该种文学体裁会使用诸如紧缩词、字母倒置、新造词(或旧词新义)、改编诗文、语言的随意关联等技巧造成无稽的文本效果。瑟伯的《白鹿》、尤其是《13只钟》集中体现了这种无稽文风,试举几例:

“他对她讲青蛙呱呱叫,气得爱打啼的小公鸡(poppy-cockalorum)双脚跳,还对她讲癞蛤蟆脸一横,把爱瞪眼的鸡身蛇尾怪(cockahoopatrice)吓得直发愣。”(紧缩词)

“听到驴党(Tarcomed)在大声喧哗可别害怕,听到坏脾气的象党(Nacilbuper)自吹自擂也不用怕,径自往前骑。”(字母倒置)

[1] 童谣《猫头鹰和猫咪》的作者。

[2]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

“他啊，会把你从‘囁咕’(guggle)到‘臊脐’(zatch)一剑剖开。”(旧词新义)

“一个衣衫褴褛、满身臊脐的小人物。”(改编诗文)^[1]

无稽文本可以纯为利用音韵、词形而产生滑稽和诙谐的效果。比如以上紧缩词例句，是当《13只钟》人物格洛克斯想把哈尕逗哭，却无计可施时说的一段“无厘头”语言。哈尕听后当然表示：“我哭不出来。”但后来在没人说一个字的情况下，她却莫名其妙发笑，或许正是这番话起了“延宕”的效果，也未可知。

无稽文学有一个子类是无稽诗。对英美现代民间无稽诗谣的典型《鹅妈妈童谣集》，瑟伯就有所引用或戏仿。比如《13只钟》里“听啊，听好，狗儿确是在叫……”的歌谣，即是戏仿其中一首《听啊，听好，狗儿在叫》。这类童谣为了朗朗上口和便于记忆，歌词主要以声音而非意思见长。此外，《白鹿》第三十五幅插图及其配合文字“她从未嫁人，只是白天伴猫头鹰坐，晚上伴着猫坐……”是借用爱德华·李尔那首《猫头鹰和猫咪》中的爱侣形象，来反衬骑士与爱人的分离。

有人认为，瑟伯散文体作品中的诗谣特征，与其视力衰弱

[1] 这四个例子分别见第55页、第153页、第18页、第22页。

亦不无关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瑟伯仿佛成了他自己笔下的吟游诗人，他常常先在脑中沉吟玩味，直到字词都晶莹剔透、可念可诵。在写作《13 只钟》时，瑟伯已近乎失明，只好口述腹稿，让秘书笔录。他那时酗酒、沉默寡言，还不时发生精神崩溃。但这种类似塞翁失马的遭遇，也让他无限接近了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瞎子——比如荷马——所秉承的盲人说书的传统。《13 只钟》就是这样一本杰出的口述童话范本，许多美国人会将其作为子女枕边书，在睡前为孩子诵读。

谈到无稽文学，它与幻想文学存在不少重合处，但两者严格意义上属于不同文类。在同样使用怪物、魔法、超自然现象或拟人手法时，幻想文学所塑造的世界依然遵循自然而然、统一连贯的逻辑。无稽文学的世界则没有成体系的逻辑可循，不能预测和难以理解是其标志。《白鹿》中的将来森林里，为什么一支歌就代表三大块祖母绿？在樱桃园里，为什么说到“一千”这个数字，就代表数了一千下？在无稽文学营造的世界里，正是这类有别于常识的所谓“逻辑上的机密”在大行其道，如树上男子所说：“但你要是领会我的意思，就没啥不寻常。”

无稽文学不像幻想文学那样经常展现魔法或巫术的威力，《13 只钟》里的格洛克斯和《白鹿》里的克洛德国王事实上都对之冷嘲热讽。格洛克斯最后是使用犹如文字游戏一样的逻辑，才得以让城堡里的钟重新运行：“要是你碰得到钟，却怎么也发

动不了它们，那么你根本不用碰它们，便能发动这些钟。”他若好端端地解释：“让时钟恢复运转的是青春与爱的力量。”又会显得过于实在而无趣，偏离了此处真正的魔法——“无稽的逻辑”博人一笑的特质。

当然，一番无稽之谈也往往别具深意。在《白鹿》中，树上男子耍嘴皮子时，将“树丫”(crotch)、“蹲”(crouch)和“拐杖”(crutch)三词的音与义各自拆开重组，暗喻对语言中武断的音形义组合提出挑战，犹如童话版的解构语言学文本。为什么“树丫”的词音和词形，一定要表示“树丫”这个意思呢？为什么“蹲”这个词音和词形不能代表“树丫”的意思，“拐杖”的词音和词形不能代表“蹲”的意思？也可以进一步提问，为什么“树丫”这个词音，要写作“树丫”的词形呢？难道不能自行建立新的随意关联，比如，为什么“蹲”的词音和词形不能表示“树丫”的意思？

此外，在瑟伯笔下，通常的时间逻辑——或时间透视法也被解构了，来自不同时代的元素不分远近大小虚实地出现在同一平面中。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与瑟伯因不谙透视法而将元素都拉到一个平面的作画技巧，可以连成一体来看，客观上，这也是造成其超现实主义画文风格的原因之一。《13只钟》里，中世纪的圆桌骑士和马上比武、詹姆斯一世时期的黑橡木屋和稻草人、不同时代的习语和童谣元素杂糅一体。《白鹿》中，在鲁特

琴弹唱的年代，突然冒出 18 世纪才发明的发条玩具——“七头龙”，又冒出 19 世纪才出现的“驴党”和“象党”。而《公主与铁盒》中，突然在传统“格林童话”式的叙事中，冒出现代采矿工程师的身影，为这篇发表时以“我们时代的寓言”作按语的小故事在结局处惊人一转，巧妙地埋下了伏笔。

行文至此，译者要对本书的策划编辑孔新人、责任编辑陈冬梅，以及统筹人张维编辑表示特别的感谢。孔编辑曾三度打来跨洋电话，为我详细解读瑟伯作品的特色。而本书的成书离不开陈编辑的耐心审读和一再修订。张编辑负责出版营销，并多次就相关问题为我答疑解惑，让译者无后顾之忧。我还要感谢楚尘文化传媒这套瑟伯丛书的另两位译者孙仲旭和李据君，感谢他们对译稿的参谋建议。

张涪

2011 年 10 月

13 只钟



